

赣剧《李逵王》:

保留一个好故事,创作一个新模式

□宋宝珍

《李逵王》是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赣剧团演出的赣剧,它对莎士比亚经典悲剧进行了成功改编,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和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实现了本土化艺术转换,形成了故事中国化、叙事本土化、形式戏曲化、人物民族化、唱腔赣剧化的美学特点。

经典改编的深远意义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典范作家,莎士比亚剧作的经典性毋庸置疑,至今上演于世界各地且久演不息。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赞美众所周知,称其为“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艺术舞台上美丽的百像镜”,认为其作品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李尔王》里暴风雨中的独白被视作对人性困境的深刻隐喻。美国作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只能拥有一本书并必须离开地球,显然这本书只能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然而,同为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对《李尔王》的看法却与歌德大相径庭,在他1906年发表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中,认为《李尔王》的艺术性和道德性存在严重缺陷,其情节荒谬、逻辑混乱,人物塑造是失败的,语言和行动缺乏真实性。此外还指责了此剧道德与宗教的缺失,尤其反感《李尔王》的悲剧结局。

赣剧《李逵王》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经典剧作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资源,其当代改编有助于普及经典,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将新时代的理念、态度和思考融入改编、创新之中,是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此外,莎剧改编的成功,可为赣剧走出江西、走向世界提供助力。

改编的本土化与创新性

赣剧《李逵王》的改编,遵循了中华审美理想和艺术传统。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变成了西唐与西凉,原剧的李尔王变成了李逵王,一字之差,用心极深。闻名遐迩之“逵”,暗指它不是古老的故事,老王的灵魂或许从未走远。生与死、权力更替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规律;喜欢夸赞、害怕直谏也是人性的普遍性弱点。剧中的三位公主本土化为紫藤、罂粟、雪莲。反派人物艾德梦企图夺得玉玺,占据王位,可惜贪欲让他陷入噩梦,直至毁灭。

赣剧《李逵王》尊重原著,保留了叙事

主干、精粹成分和悲剧氛围。原剧情节复杂、线索繁多,英国国家戏剧院的演出接近4小时,这显然不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赣剧《李逵王》对原著故事情节进行了大胆的删削和简化,保留了核心冲突和情节走向,使故事更集中、更典型、更紧凑。赣剧删除了亲情背叛之中的第三条线,葛罗斯特伯爵与私生子爱德蒙、嫡子爱德伽的血亲杀戮的残酷性,而将叙事重心移到艾德梦一人身上。改编后的剧本以李逵王的权力分配、家庭纷争以及最终的一败涂地为主线,穿插叙述了坏人艾德梦阴狠、狡诈的篡位行动。改编后还增强了李逵王小女儿雪莲的人文思想和家国之忧,她担心裂土分疆引发贪欲,带来战火。原剧里未曾坐实的情节,如三女儿为何独自带兵出战?其夫身在何处?改编后也将情节捋顺了,原来其夫正镇守边关。

此次改编强化了本土戏曲的叙事功能和叙事人情,使演出更具情感层次和伦理深度。剧中强调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重要性,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对“忠孝节义”的重视。该剧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普遍伦理,大公主和二公主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戏曲中反派人物的典型特征,她们口蜜腹剑、贪婪凶暴,对于父亲只有欺骗,对淫邪的艾德梦表现出强烈的情欲,却被这个家伙算计,让其独霸玉玺,篡位称王,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逵王身上凸显了人生的悲剧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他是该剧的核心人物,曾是威风八面的君王,也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终孤苦无依、衰朽癫狂。改编后的《李逵王》在人物塑造上更贴近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人物形象,李逵王的处境与悲情同中国老龄化问题形成对话契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李逵王的悲剧很容易引发中国观众对老境堪忧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乐平市赣剧团每年在基层演出600多场,这样的戏能让基层百姓看得过瘾,同怀共情。

悲剧与哲思交织

李逵的悲剧涉及人性、权力、社会结构与人生哲学的多重困境。李逵的悲剧首先是权力秩序的自我消解。李逵分权让位的行为并非单纯昏聩,而是暴露了君主制权力传承的致命缺陷。李逵将国土作为爱的测试品,实则是将政治契约异化为情感交易,这种将国家命运系于个人情绪的行为,彻底解构了王权的神圣。当国土被拆



赣剧《李逵王》剧照 乐平市赣剧团供图

传统戏曲的现代表达

赣剧《李逵王》的唱腔以赣剧传统的饶河调为主,保留了其悠长雄浑的特点。同时,该剧在音乐设计上进行了创新,引入了部分西洋乐器,使音乐更具层次感和表现力。这种音乐设计不仅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也体现了赣剧的创新精神。

此剧以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节奏和表现形式,如唱段、念白和武打推动剧情发展。例如,在李逵王被逐,流浪荒郊之时,他的“悔不该”唱段中,以大段唱词抒发其悔恨交加的情绪,这种叙事方式既保留了原著的悲剧色彩,又突出了赣剧演员的演唱优势。小女儿与艾德梦的征战、西凉王与窃国者的厮杀,皆用武打场面加以表现,强化了戏曲的技艺性表演和观赏性美感。

该剧保留了一个好故事、创作了一个新模式,结构完整、情节紧凑、节奏感强、有吸引力,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好戏。戏一开场弄臣喊着“掌灯”,闭幕之前又喊着“熄灯”,从情节设计上做到首尾呼应、一线贯穿。掌灯、熄灯之间,世界已发生改变,令人唏嘘感叹。

此剧的舞美设计坚持了中国戏曲的一桌二椅式的表现性、写意性特点,没有叠床架屋式的表现王室的气派雍容。剧中人物的服装具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头饰齐全、装扮鲜艳。

综上所述,赣剧《李逵王》在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戏曲美学特征上都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化创新,既保留了莎士比亚原著的精神内核,又充分展现了赣剧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话剧版《人世间》百场纪念演出将在京亮相

本报讯 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同名话剧《人世间》第100场纪念版演出,5月23日至25日将在天桥剧场亮相,再次与观众共赴“光字片”之约。

《人世间》何以到达百场?从北京到新疆,从黄浦江畔到鸭绿江边,该剧自2021年5月首演以来,上百位《人世间》演职人员以演出足迹见证着岁月流转,让文学、戏剧的魅力在大江南北的舞台绽放。2025年,《人世间》百场纪念演出将用坚守再次诠释经典的力量。

“周秉昆不是英雄,却是每个平凡中国人灵魂

中国书学印学研究院在浙揭牌

当前,中国美术学院正在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社科联的指导下,整合校内外学术力量承接“中国书法大系”编纂任务,构成集成式“书法大系数据库”,不断为新时代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未来,中国书学印学研究院将以汉字作为研究切入口,从中华文化

和艺术源头的视角,推动传统文化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古代文献的梳理与研究为切入口,从文化观念、社会视角审视中国书学印学的实践与理论,挖掘传统文化内涵,阐释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以理论研究为依托,强化书法篆刻创作语言研究;通过跨学科融通,扩展传承与传播渠道,弘扬中国书学印学的传统精神。此外,研究院还将推进“汉字”“山水”“器道”“造园”等中华文化基因工程研究以及中国书学、中国印学、中国画学、东方雕塑、东方造物等视觉国学研究,深入实施中国书学印学传承与传播计划、中国视觉传播计划,构筑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传播体系。

(路斐斐)

书林漫步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成果。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目前的学者研究更多是对两者“求同”式研究,包括对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如何契合的研究。但两种异质思想文化形态之间是如何结合并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还是一个待展开、待研究的大课题。

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近著《心性现实主义论稿》就是“第二个结合”指导下,在文艺理论领域产出的沉甸甸的“硕果”。

王一川是一个善于创造新概念的学者,“心性现实主义”是其中一个标志性“发明”。这个概念是否站得住,没有读这本书之前,会有不少人打问号。读完这本书后,问号会被拉直成为感叹号——“心性现实主义”的提出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念,现实主义创作是我们党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主张,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主要的文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启蒙式”现实主义、“建设式”现实主义、“伤痕式”现实主义、“新写实”式现实主义,这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下文文艺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形态。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理论自觉,我们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新时代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表现、新的特征和新的样貌,需要我们的理论家及时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心性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中极具学术价值的探索。

心性现实主义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抓住中华文化的本质特性是探寻“结合”奥秘的前提,从哲学层面入手才能确保理论的彻底。王一川很好地梳理了现代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梁漱溟、张岱年、牟宗三、徐复观、李泽厚、钱穆、许倬云、庞朴和张世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并找到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认知的相通点——偏重于主体心性智慧或心性论的传统。这与注重外向的自然客体或对象的西方文化传统有显著差异。于是乎,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心性”二字由此凸显出来。

新理论确立的关键在于核心观点的提出。王一川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机理命名为“万物通心”,也就是物质决定精神与注重主体心性作用、集体实践方式认识改变世界与重视个体德行修养的辩证统一,并论述了“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原则和实施途径。特别是其中实施途径提出的七个规律(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率、褒贬皆有律、乐以忘忧律),直接关联文艺创作与审美的一般方法,使得悬空的理论得以落地。

现实主义一直以来是多义的理论热词,无论是机械式图解政策和概念的公式主义还是庸俗社会学倾向,或是形形色色各类现实主义分支,或窄化了理论内涵,不利于打开创作空间;或泛化内在规定性,不利于在创作中精准把握。心性现实主义

的提出,使得当代现实主义创作有了比较明晰的方向。正如王一川书中所言,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与以往的现实主义文艺总是把客观性置放在关键位置不同,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强调需要面对主体心性浸润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始终与主体心性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客观现实”。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借用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的现实观,阐发了现实与文艺中的现实的关系,区分出心感现实、心明现实和心创现实三个层次,为现实主义创作打开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可以说,心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无疑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遵循两个基本路径。一方面是观念层面的理论衍化和生长,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的理论提炼和升华,两个方面统合互济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王一川提出心性现实主义,不仅是文献研究、抽象思辨、逻辑推演、考据论证的结果,同时是立足当代文艺实践,对文艺创作长期观察研究的结果。王一川自2012年起担任《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总论的首席专家。《报告》每年一本,他连续10余年对中国艺术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对文艺实践的情况非常熟悉,基于文艺实践的理论思考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王一川作为活跃的文艺评论家经常参加各类文艺作品的学术研讨,发表评论文章。这些无疑都为 he 提出心性现实主义奠定了实践基础。

王一川还选取了小说、电影、电视剧、网络剧、舞剧、话剧中的代表作品,以心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开展批评。著作中以小说、电视剧《人世间》作为心性现实主义成熟之作着重进行了分析。在再现现实的目的上,《人世间》不单独追求现实再现的客观性或真实性,而是以个体心性修为去浸润真实,以仁润真,这既为作品确立了向上向善的基调,同时又敞开了丰富的人物塑造形态,避免了脸谱化、公式化。在再现现实的路径上,以中国

传统文化艺传神写照的方式塑造典型,各有其“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在再现现实的根源上,地缘化育和时势造人,用中国的语境和场域反映现实主义的一般性要求。在再现现实的态度上,有褒有贬,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反映复杂的心性状态。在再现现实的美学形式上,流润并作,有历史感和时代性,呈现史诗韵味。可以说,这些文本细读方法检验了心性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在描述、阐释和评价的应用上得以落地。

王一川还在修辞、叙述体、主体间性构型、地缘心性形象、现代君子人格、大变局下社会心态、个体心象等方面对文艺作品进行学理分析,并把它们都归类于心性现实主义,使得心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化、系统化。应该说,一个新鲜理论从提出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这其中一定需要经历过各种批评才能不断完善。尽管笔者在阅读中感到,心性现实主义的许多核心论述还稍显粗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还可以引用国外研究成果,一些当代作品选取可以更有代表性……但作为提出这一论述的第一本专著,无疑它的学术使命已经完成。期待文艺理论评论界可以展开有益的学术争鸣,期待王一川先生及他的认同者、追随者甚至是质疑者、批评者能够把这个学术课题继续下去,共同推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得以诞生并绽放光彩。

(作者系中国评协副主席、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读王一川《心性现实主义论稿》

□徐粤春

『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文艺理论『硕果』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王一川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全年演出发布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发布2025年度总体演出活动安排,40余部重点演出剧目、八大演出节展、三大重点业务等内容揭开大幕。今年天桥艺术中心将迎来开幕十周年,届时也将推出开幕十周年专题系列活动。

2025年,天桥艺术中心的重点演出剧目精彩纷呈,涵盖多个艺术门类。音乐剧方面,观众可以欣赏到7部国际音乐剧及9部国内音乐剧作品,包括近年上演过的经典之作法语原版音乐剧《莫里哀》、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法语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原创抗美援朝题材音乐剧《寻找李二狗》等。其中,德语原版音乐剧《莫扎特!》音乐剧版音乐会、国内音乐剧《大状王》等均为首次赴京演出。

话剧方面,阿加莎经典原版话剧《东方快车谋杀案》、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乌镇戏剧节青赛精选作品《跷跷板定律》《41.5》《Amy 张回到家乡》、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北京法源寺》、由郭德纲长篇单口相声改编的话剧《卿卿误我》以及香港话剧团的粤语话剧《半桶水》等12部佳作讲述人世悲欢、展现浮生百态。舞剧方面,多部“爆款”作品如马修·伯恩男版舞剧《天鹅湖》、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九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英歌》等将再次燃动舞台。亲子剧方面,“小不点·大视界”系列、“大船文化”系列、Ofun 系列、尔多儿童剧团系列以及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中国交响乐团艺术培训中心的精品剧目演出等将精彩贯穿全年。戏曲方面,北方昆曲剧院宫廷风格昆曲《游园·惊梦》及《洞天观复》系列演出,“新时代·新旋律·北京曲剧优秀剧目展演”系列等将粉墨登场,唱出古韵新声。

2025年,天桥艺术中心八大演出节展在往届基础上持续优化升级。其中,第二届天桥国际音乐剧展演、第二届天桥戏剧展演、2025“天桥·映像”高清放映计划、2025天桥亲子剧场四大节展覆盖全年,4月至6月、5月至9月,第九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与第三届天桥舞蹈演出季分别举办;9月至12月,第九届老舍戏剧节将办;7月至12月,第三届传统焕新计划将持续演出。

2025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还以“天桥出品”“天桥创制”“天桥文创”“天桥艺培”“天桥票务”五大业务进行创新布局,以期让观众带来更多元优质的艺术体验。未来,天桥艺术中心将进一步联合知名主创、主演及制作公司联合推出更多优质作品,并以自有的新空间剧场为核心阵地,打造“孵化一排练一演出”全链路创制空间,助力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今年,艺术中心还将重点拓展票务服务业务,致力于实现从单一演出票务销售向综合票务解决方案的升级,以构建北京市演出票务资源整合平台。